




江西散文学会丛书



# 一个叫 彭家园的村庄

Yige Jiao  
Pengjiayuan De Cunzhuang

彭文斌 著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这是个在地图上恐怕难以寻觅到的地方。一个巴掌大的地方，一个我曾经视为王国的村落，一个永世令我魂牵梦萦的香格里拉。

## 作者简介



生于20世纪70年代，江西分宜人。系中国铁路作家协会理事、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西省散文学会会员、江西省杂文学会会员。已发表作品一百余万字，有作品被转载或收入选本。出版有散文集四部，其中《惊尘疏影》《沿着铁路散步》分别获得全国第七届、第八届铁路文学奖。现在南昌铁路局工作。

江 西 散 文 学 会 丛 书



# 一个叫彭家园的村庄

Yige Jiao Pengjiayuan De Cunzhuang

彭文斌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一个叫彭家园的村庄 / 彭文斌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0.2

(江西散文学会丛书)

ISBN 978-7-80742-605-9

I. 一… II. 彭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27612号

## 一个叫彭家园的村庄

彭文斌 著

---

责任编辑	张国功
特约编辑	李仕达
美术编辑	方 方
制 作	邓佳玮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19.5
版 次	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303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605-9
定 价	32.00元

---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 序

刘上洋

2009年11月8日,一个很普通的日子,江西已进入了冬季,但从滕王阁上吹过的风却是暖色的,它让人闻到笔墨的清香。这一天,江西省散文学会和江西省作家协会共同举办的“江西散文现象研讨会”在赣江边的红谷滩新区举行,来自省内外的名家与基层作者们以散文的名义,集合在一起谈文论艺,交流切磋,既有王勃当年书写《滕王阁序》时的豪情迸发,更有滕阁盛宴所缺乏的流畅、开朗、明亮的气场,这种气场,理应让江西散文界走向更加开阔的高地。

江西有着悠久深厚的散文创作传统,在这片土地上曾诞生了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等文章大家,也孕育了《桃花源记》、《滕王阁序》、《石钟山记》等传世名篇。近年来,江西散文创作呈现出喜人的局面,涌现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散文作品,并形成了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颇为整齐的梯形队伍,出现了令文坛关注的“江西散文现象”。我想,江西散文理应抓住这一契机向更高层次迈进,寻求新的突破。江西的散文创作要向传统学习,向自然、社会、生活学习,向名家、大家学习;散文作家们应当努力拓宽知识面,优化知识结构;要以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定力,写出好作品;并加强创作研讨和文学批评,把江西的散文创作推上一个新台阶。

在“江西散文现象研讨会”举办之前,成立五年的江西省散文学会已做了不少工作,特别是编辑出版的《江西散文十年佳作选》精选了我省85位散文作家的作品,既客观地反映了江西散文近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,又充分地展现了全省散文创作的崭新风貌。现在,《江西散文学会丛书》又将出版,这对于进一步“出精品、出人才”,繁荣江西的散文创作,无疑是十分可喜的。

文学是什么?是产生于生活的神圣精神宝藏。在今天这种社会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,文学的功能不能减弱,而是应当大大加强。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营养,文学能够潜移默化地净化社会的空气,提升人们的人文素养、精神品格,使之远离龌龊、污秽和急功近利。散文的文学功能在新时期出现的强化趋势,除了它的篇幅短小精悍,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主观色彩极其强烈的文体,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感同身受。所以,我认为,优秀的散文都应当有坚实的地基,它包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、时代感,对天地自然的关爱以及高尚的人类情怀。也就是说,脱离了时代、人文、自然、生命的散文,只能是一张虚浮夸饰、一阵微风就能吹走的薄纸片,根本无法承载散文这一文体真善美的内核。经典的散文,应当像珍贵的能源一样给人们带来光和热。

《江西散文学会丛书》的创作者,来自不同文化层面,风格不同,内容迥异,却都得益于江西充盈的地气,有一种别样的风采。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视角,关注时代,关注人生,鼓荡于胸的情感,发而为文,抒而为情,是值得称道的。他们或以独特与深邃的见解绘就生活的画卷,或以明澈清亮的语言叙述蕴藏于心的希望与爱憎,不仅向读者展现了各自丰盈与广阔的心灵世界,还对江西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了新的解说。此套丛书是一个好的开端,它让我们看见,江西散文创作者的队伍正在壮大,有了数量的积累和铺垫,质量的提升只是时间问题。我相信,只要大家积极努力,江西散文创作将亮出新的春色。

文学是一种精神的职业,深入人的内心,陶冶人的情操,升华人的灵魂。因此,在江西建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,先进文化的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。如何突破原有散文的一些局限,为江西散文的繁荣注入新的文化内涵,是江西的散文创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。受恩于江西山水和文化传统的作家们,应当互相勉励,互相切磋,大胆探索,不拘一格,在为时代写史、为江西抒怀、为人民立言上,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、江西风格的优秀作品。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### 第一辑

#### 眺望故园

- 祖母的眼睛/003  
一个叫彭家园的村庄/006  
山坡上的瓦砾/015  
遗失的溪流/017  
故 宅/020  
锈 锁/023  
苍天在上/026  
老 屋/029  
长辫女孩/033  
祠堂人家/036  
堂 叔/039  
一生守望/044  
冬 生/047  
龙先生的传说/050  
传闻中的亲人/052  
老 满/057  
外 公/059

- 乡 戏/062  
关于黄昏/065  
简单的村庄/070  
老 郭/072  
晒 坪/074  
云/077  
亲人之死/079  
我的小学/086

### 第二辑

#### 指间流隙

- 灯/099  
墙根下的老人/101  
下雪了/103  
白发飘落/105  
麻城秋事/107  
雨雪里的春运/109  
这一天/112  
永远的北川/114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激情十月/116

洗 礼/118

左或右: 试读吴雪峰/120

艺术田园里的一棵庄稼/122

祥云暖冬/124

在民乐里徜徉/126

找一道历史的缝隙呼吸/128

8月, 对南昌的一次深阅读/130

红角洲, 我梦中的家园/135

如梦风雅/137

看那眼泪在飞/139

惊艳闭幕式/141

悲壮之后/143

欲望的悲剧/145

血色童话/147

孤独真英雄/150

正义与智慧的畅想曲/152

硝烟深处别样情/154

天才的歌唱/156

沉重剑出鞘/158

精灵之舞/160

思想片羽/162

眺望屈原/166

湖畔夏绿/168

## 第三辑

### 羁旅在线

寻梦瑶里/173

嘉兴一日/176

秋笼古村/180

山里的江南/182

寻找秀峰/184

燕翼围/186

雨雾中的瀑布/188

冬日, 到明月山观瀑/190

武功山记/192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狮子峰观碧/194  
白雪黑河/197  
海韵笔记/200  
在鲁镇/206  
一个人的草堂/208  
武侯祠随感/211  
望江楼下/214  
永陵探幽/217  
金沙远影/220  
锦里之春/223  
宽窄巷之间的漫步/225  
读水都江堰/227  
寻幽青城山/229  
天下丹霞/231  
梅关道/233  
珠玑巷/236  
双龙洞游记/239  
雨中的风铃/241  
江南沙漠/243  
春夜秋水/245  
回广西/247  
北京记忆/252  
天柱山记/257  
汉 陂/259  
钓源寻幽/262  
寂寞恩江/265  
燕坊的黄昏/267  
又见流坑/270  
柘林心情/273  
西施殿/275  
孺子亭的秋/278  
徜徉在庐山的老别墅/280  
港澳随笔/282  
黄山云雾/288  
水墨宏村/291  
内蒙印象/294  
微雨里的京城/299  
后 记/302

第一辑  
眺望故园

记忆是一串断线的珠子，  
总有一丝隐隐的疼痛与叹息。





## 祖母的眼睛

一只鸟，一只鸟衔着枯枝，飞过田野，飞过孩子的视线，飞过低低矮矮的农舍，停泊在一角旧檐下，构筑它幸福的巢。

一种声音，一种声音混合着吉他、萨克斯的质地，坐在覆满霜的后坡上，叩响我的列车的窗。那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霜。

我已经许多次有过这样的梦境抑或遐想，它们使我想到祖母，那位曾经用三寸金莲在土地上丈量了七十多个年头的乡村女人。

祖母的眼睛走过灶台，默默凝视着我，一个迁徙异乡的孩子。于是，我想，我该回家了。

站在二楼的楼梯口，我看见祖母的眼睛像一泓深邃的泉水，在汨汨地滋润着什么。这双曾经流淌过眺望、爱情和生活拔节声的眼睛，静穆地镶嵌在镜框里。十几年前的一个暑期，从广西漂泊回来的一个叫彭文斌的孩子，坐在祖母病逝的老屋里，用B型铅笔画下了这双眼睛。

一阵疼痛，如同火炭从伤口散步而过。祖母，孙儿在下游专注地倾听，您的语言从眼睛里流成一种干净的乳汁。

记得那是一个清晨，您的咳嗽终于疲惫地歇息了。我却被另外一种声音唤醒。乡村的唢呐，为您凄凉地响起。

记得那是一个黄昏，秋叶驾着降落伞飘落的时候，丢掉了学堂里所有纯真和宁静的我，跪在后山的红土坡上，为祖母的灵柩撒上最后一把土。祖母，调皮的我是否

弄蒙了您的眼睛?疼痛,开始在一颗八岁的心灵里爬行。

1978年的阳光,永远白花花的,像女人的胸。

日子应该是最生动的诗歌篇章。多年后的一天,我、大弟、小弟忽然一道想起祖母的小脚。大弟说,亏我们还恶作剧,故意用板凳让她老人家跌了一跤。我们不约而同将头勾了下去。我忽然意识到,祖母当初的那种疼,与血液一道传承给了我们。

出殡的前一天晚上,几乎全村的人聚在陈旧的祠堂里,为祖母送上人生最隆重也是最后一次盛典。老先生用低沉的音调吟诵着祭文,祖母的辛酸、美德与岁月成了乡村当夜的晚餐。我踏着脚跟,随在大人的身后围着棺木匍匐而行。祖母睡在一间她再也离不开的小屋里,与先她而去的几位子女团聚去了。父亲、大姑妈、小姑妈,三位继续扛着风雨给日子打补丁的人,陪伴着年迈的祖父唱着歌,哀哀的,不能自持。昏黄的灯火里,我看见祖母端着煤油灯,深一脚浅一脚,在暗夜里寻找她调皮的孙子。以后很多年,我都怕回想这一幕,它让我触摸到祖母深情的眼睛。

回来了,那么,该去后山坡上看看孤独的祖母。

拨开灌木,草籽粘满裤脚。冬天的风轻轻摇曳着坟头的茅草。祖母的坟,仿佛一个没有发酵好的馒头。六岁的女儿给她从未谋面的曾祖母鞠了三个躬,从父亲的手里要了一沓草纸,蹲下来,一张一张丢在火苗里。父亲叹息一声,你奶奶好孤单呀。他不再说话,默默凝视着火。灰烬慢慢扬起。

爸爸,老奶奶收得到这些钱吗?女儿忽然抬头认真地问。

我哑然,爱昵地抚摩着她的头。是呀,在那边,祖母还需要像这人间碌碌营于生计吗?

祖母是怀着遗憾驾鹤而去的。被肺结核折磨了多年的她,歪在床头,气若游丝,却提出了一个“奢侈”的心愿:吃一个鸡蛋。然而,求遍整个村庄,父亲终是绝望而归:二十六年前的彭家园,鸡蛋犹如恐龙蛋。我没有亲眼看见祖母失望的神情,但祖母忍不住松开了手中早已攥不住的线,让自己变成越飞越远的风筝。这种时刻的眼睛,该是怎样的苍凉。

我不知道祖母是否收得到纸钱。我只祝愿她在远方能时常吃上一口鸡蛋。

祖母的脸上积满灰尘,那双不大的眼睛依然有一种火的神采。她永远只剩了这



一种凝视。我喜欢站在二楼的楼梯口，迎接祖母的探询。我们良久四目相对，进行一场特殊的对话。她的眼里，装满一个村庄的一草一木，装满一个女人对土地的朴素诠释，她没有余暇去考虑眼外的世界。我终究要背负祖母的目光继续漂泊，我也知道，有风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赶回故乡。

这是最后的叮嘱，祖母的眼睛说。

2004年12月12日夜

## 一个叫彭家园的村庄

—

这是个在地图上恐怕难以寻觅到的地方。一个巴掌大的地方，一个我曾经视为王国的村落，一个永世令我魂牵梦萦的香格里拉。

它叫彭家园，生我养我的故乡。

从赣西的小县城分宜西去，步行约四五十分钟，可以看见在一处三面被田野包围、一面枕着丘陵的坡地上，坐落着高高低低的一丛建筑，这便是彭家园。确切地说，彭家园不全是彭姓人家，还夹杂着袁姓、刘姓等少数姓氏。但这些似乎无关大碍，多年的血肉相连，彼此早已浑然一体。

彭家园的历史据说并不短，有资料说先祖自宋代辗转迁徙于此。之前，此地叫晏溪，只是不知何故，原来的人家荡然无存，自此，彭家子孙取而代之。对于我们的祖先从何处迁徙而来、为何选择了这里，所知者甚寡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彭家园是一处山清水秀、土地肥沃的处所。听老人说，东面那片叫何家岭的坡地，原来也是一个村庄，后来在岁月的河流里湮没了。其对面的丁家坪，同样没有摆脱败落的命运。这些地方，在我年幼时，长满板栗树和灌木丛，春来可采野竹笋，秋来可捡落地的板栗。

一条许多年一直灰尘弥漫的马路穿村而过，一头是县城，一头连着西廊。整个村庄如同一个包子，中间隆起，四周散落着各式房屋。两百多号彭姓子孙，在这里生



息、繁衍、耕作，平凡如尘，平淡如水，没有经天纬地的业绩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。从村东边过来，左侧是一口水井，直通池塘，那是我当年垂钓的好处所。马路两边都是菜园，扎着高高的篱笆，长着梨树，清晨经常有鸟在枝上散步。快到坡顶时，靠左侧，原来有一棵高大的树，枝丫间悬挂着半截铁块，村人出工前，值勤的老人须用力敲击它，声音响彻整个村庄。顺旁边的小道蜿蜒而下，可以通往村民小组办公的地方，一栋很结实的砖瓦房。它的旁边，便是村里最古老的宅院。隔着马路，遥相呼应的是一个叫“舍维里”的地方，聚集着十几户人家。

孩提时，马路的左侧一直是热闹地带，许多乐趣、轶闻都源于此。这里的房屋、巷弄东西绵延，南北相连，构成一个巨大的客家围屋一般的景观。其间，有美妙的桂花树、古朴的鹅卵石小径，也常可见到冷冷的苔藓爬满台阶，壁虎自由地贴在土墙上懒洋洋地作中场休息。最幽深的所在，自然是我一遍遍提及的祠堂。这座村人心中最为神圣的建筑，有森严的壁垒、青白相间的高墙、飞鸟一样的檐角，许多人家的住宅便众星捧月一般围绕着它，并组合成几条纵横交错的小巷。儿童们不知惧怕它们的幽暗，经常追逐在其中，闹得一片喧哗，或者两腿一跨，迅捷如猴地“叠罗汉”。这种情景，而今稀见了。随着岁月的更替，村人渐渐往马路的右侧搬迁，将一片好端端的山林夷为平地。

沿马路往西行，坡道平缓处，原来有几棵古樟树，在我七八岁时全部毁于钢锯和斧头之下，昔日的那种袭人芬芳，从此只能盘旋在梦乡。所幸还有一些果树，有梨树、枣树、柚子树，簇拥在几十平方米的场地上，每年开着花，结着果，给人们带来些许希望和安慰。靠马路边的土坎上，曾经生长着一棵虬枝盘绕的梨树，不高，却常常挂满累累果实，个大，汁浓，味甘，我喜欢坐在枝节间享受果实与舒服的阳光。有时，卡车奔驰而过，站在车架上的人们往往贪嘴，探手便从枝叶里偷摘了梨去，急得我狂追着漫天灰尘声讨不已。在这片可爱的果树边，坐落着一排土墙平房，这就是我童年时的家。很多年里，屋前的柚子树下，搁置着一方厚重的青石。入夏后，我们兄弟几人喜欢站在这儿冲冷水澡。阴历九月，在月色皎洁的夜晚，父亲将青石洗净，将蒸熟的糯米放在上面，然后抡起长柄的木锤子不断敲击，反复多次后，制作成糍粑。记得第一支圆珠笔被淘汰后，我痛心不已，曾经学林黛玉葬花，将它埋在柚子树下的泥土里，如今，它或许腐烂了吧。

## 二

彭家园多水。

水渠、小溪、江流绕村低吟，依庄浅唱，如密密的网，线条流畅，又如起舞的仕女，曲线玲珑。记忆中，那水丰富不竭，且清澈见底，绝少瑕疵，常可见鱼儿往来悠闲。渴时，放牛的、砍柴的、犁田的，往江水里弯腰一站，用手掬起一捧水来仰脖一灌，那甘甜的滋味岂是现今城市里的自来水所能比的？水彻夜不息，自上游顺势而下，灌溉出彭家园那一片片沃土良田，也孕育出一个村庄的妖娆、秀美、历史和希望。

祠堂前的两口大池塘，在我懂事前便存在了，它们相偎相依，像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。岸边的青石、老藤、苔藓每日在诉说着其苍老的岁月。出水的芙蓉、漂浮的菱角、柔软的水藻摇曳出一个村庄的光影、音色、幽情。黄昏时，晚霞在池塘里抖落了满眼的碎金，晒坪上孩子们的嬉闹声洒成一圈圈波纹。我最爱此时的池塘，每每被其生动的情景所打动。我的游泳，也是从这里起步的，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些鱼触碰到身体引发的痒，还记得在淤泥里摸到蚌壳的兴奋。

池塘也会有遭遇劫难之时。二十多年前，几乎每到春季，洪水肆虐，毫不留情地将池塘完全吞没，一直蔓延到祠堂的台阶下，整个村前外围，变成了泽国。这时，村民便庆幸先祖的英明，村庄建在坡地上，免了这场浩劫。我们这些孩子坐在祠堂大门口的门槛和木墩上，好奇地看着那烟波浩渺的壮观景象。偶尔，从远方划过来一只小船，渔人唱着歌，一边将网娴熟地抛撒出去，像极了水浒梁山的好汉。我不知道远方是何等景象，远方的世界有着怎样的精彩，心中只是企盼这场洪水赶快消失，否则，那些被淹没的禾苗、蔬菜将全部毁于一旦。这种洪灾每年不期而来，带给人们无尽的烦恼和忧愁。

给予我欢乐更多的是三角塘及其周围的小溪。

所谓三角塘，顾名思义，是因为池塘呈三角形。它坐落于何家岭的坡下，紧挨着分宜通往西廊的公路，面积不大，不过七八十个平方米。假若将三角塘比喻为一个铁路枢纽站，那么，三进一出的几条小溪就是纵横四方的钢铁动脉了。由于水源丰

